

## 徐迅散文的“识别码”及其写作理念

汪启明

徐迅写小说、写散文、也写诗。其小说精粹凝炼、冷峻深邃，颇得“鲁迅笔法”之神韵；其诗清丽峭拔。但他写得更多的是散文。他在散文沃土上执着耕耘，坚守着散文这块麦田地，其创作独树一帜，自成一“体”。其散文成就高，影响大，迄今已有20多本散文集，其中5卷本《徐迅散文年编》的出版更是胆识和自信的创举。其创作成就写进了《安徽文学史》。徐迅散文以其独特的审美视域、主体建构和作品风格以及写作理念，已然形成徐迅散文的“识别码”。

## 审美视域：故乡是徐迅散文的永恒母题

徐迅不止一次表述过：“故乡是我散文创作的永恒母题。”他的创作是有定力的，执着于散文创作，执着于写故乡。他生长在乡村，从乡村走进县城，又走进京城，只身离开熟悉的故乡到达陌生的京城，曾一度感到“孤独和哀伤”，为了排解心中的辛酸与惆怅，他想到通过写作去“找我回家的路”。（《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》）

《湮没》《回家过年》《村庄所剩下的》等作品，写的是农村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变迁与困境，流露出对村庄正在消逝的忧虑。《父亲不说话》《半堵墙》《谜一般的乡亲》等作品，表现的是对亲人和农民命运的关切；《流逝岁月或词语》《被牵扯的手》《回忆赤脚医生》等作品，是对流逝岁月中的人和事的反思。《七月之歌》《为了立秋的事》《一九九九年的“双抢”》等作品，记录了青年时期在农村亲历“双抢”的艰苦生活。《我的乡村生活》《皖河散记》《泥土里的果实》等作品，写了农时、农事、农作物、农产品和农耕文化等。连起来看，是对“三农”主题的文学书写！

关于生态主题的书写，在故乡，或观“天柱山冬云”，“与天柱山对视”，在潜河“触摸着天柱山”，在竹海里感到“竹山可望”。《一城潜山》中这么动情地说：“如果说天柱山是一顶金色

的皇冠，那么潜山城就是那皇冠上的明珠。”他用美好意象表现故乡的生态美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以故乡的生态观照大都市或异乡的生态，在场体验与乡村记忆形成反差，如《北京散章·黄雨》《水雪》《城市里的花》《月亮湖》等。

生命感悟也是他书写的一个主题。《坛城根笔记》《异类五题》《镜子、疼痛或记忆碎片》等作品，是关于他本人、亲人和他人生命脆弱性的叙事与思考的。有对生命脆弱性的凝视，如《大地上我们只过一生》感叹“生命是强大的”“生命又是脆弱的”。这是对生命进行的哲学思考，呼唤要珍视当下的生命；有对困境中生命的持续拯救与人性关怀的，如《镜子、疼痛或记忆碎片》，文中“镜子”这个意象，寄寓着对生命本体的终极关怀。

徐迅故乡母题的书写是站在“乡村知识分子”的立场上的，“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，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、与故乡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亲情里深深浸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”（《自序》）他强烈感受到的乡村、泥土之美，是一种淡淡的夹杂着忧郁和伤痛的美，表现出他为人良知和写作的真诚。他往返于京城与故乡之间，不断地亲历、观照、反思、升华、书写，他心中的故乡不再是一个乡村，而是中国农村社会的缩影。“其实，我心里的皖河并不仅仅指一条具体的河流，而是广泛的皖河流域，甚至是我精神上的皖河。一条中国人心目中都有的乡土之河。”（《作家与故乡》）

## 主体建构：诗性、根性、智性的意象选择、重构与组合

富有诗情画意、底蕴丰厚、气息悠长、别出心裁、张力十足的意象是徐迅散文的主体建构，也是其散文创作成功的密码，无论是写人记事记游，还是绘景状物咏物，抑或是杂记、随笔等，其意象都具有诗性、根性与智性这三个美学特征。

徐迅散文意象的诗性体现在诗性上。他善于发现自然与生态的诗性、自然与生命的诗性、自然与历史的诗性、游子与故乡的诗性，善于从诗性的审美角度去捕捉意象并将它与个人的体验、灵感、诗情、气韵对接起来，水乳交融，形成富有诗意的意象。他热爱自然、热爱生活、热爱乡村，更热爱艺术的表达，在他的笔下，大自然是一幅幅风景画，故乡的四季也是一幅幅风景画，他像一位丹青高手擅长选择最富画意的意象再现故乡生态美的画卷。

徐迅拥有一双发现蕴藏着人文密码的眼睛，他善于从根性的审美角度去发现、捕捉并重构意象的文化性、乡土性和人性，形成富有独特内涵的文化意象。他的散文往往由一个或几个意象生发出来渲染开来，运用联想和想象思维，勾连或串

联起富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掌故、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、名人轶事、诗词歌赋等文化基因。其散文具有文化的厚重美。徐迅散文有皖河两岸丰富浓厚的农耕文化，而这种农耕文化的载体就是一个具有乡土性的意象。如，有关农事意象，“双抢”、抗旱、打农药等，有关农作物的意象，油菜、小麦、棉花等，有关农产品的意象，红薯、萝卜、落花生、观音豆腐等，有关家禽家畜的意象，鸡、狗、猪、牛等。徐迅散文书写了许多乡土人物，仁慈、勤劳、善良、宽容、正直、无私、刚烈等美好人性，如，祖母、外婆、父母亲、瞎爷、贤爹、大爷、老闷、丙老、春望叔等；卑鄙、自私、势利、虚荣等丑陋人性，如，女失主、望全、王牛贩子、秋分娘等；人性被扭曲行为荒诞甚至荒谬的，如女知青、队长、高秀梅、徐春生等。

徐迅散文还对景象、物象、事象、形象进行智性组合。如，扩张式意象组合，《桃花红，梨花白》以“天宁寨”为中心意象，由此发散，组构了寨上的桃红、梨白和寨下的荷绿三个诗性意象，又组构天宁寨的故事和舒台夜月的传说的两个根性意象，虚实相生，自然美与人文美交相辉映。如，叠合式意象组构，《阿尔山的云》是“云”的意象多层叠合，云端上看云，飞机像朵云；草原与森林像一团团绿云；阿尔山湖泊像一朵朵白云；石塘林是一片红云。身在阿尔山犹如身在“云的故乡，云的天堂”。

## 作品风格：圆融自然，质朴隽永

徐迅在散文写作姿态上没有取径于“理想主义”的高姿态，也没有取径于“趣味主义”的低姿态，而是取径于“贴近生活和心灵真实”的中间姿态，以其独特的审美视域所及，在故乡、在京城、在异乡，从寻常的景、常见的物、熟悉的人、微小的事中寻找具有诗性、根性和智性意象，运用质朴、清新、灵动、隽永的语言创作出一篇篇经得起咀嚼、推敲的散文佳作，形成了圆融自然、质朴隽永艺术风格。

徐迅曾对他早期的散文创作进行反思，感觉到“抒情的泛滥”，庆幸“多年的写作，使我找到了一种自由而愉快的生存方式……种种对人生、对艺术、对乡土自然的感怀，我都极尽自然地流于笔端”。（《抒情的泛滥》）徐迅的散文创作，不拿腔捏调，不装腔作势，不居高临下，不刻意雕琢，而是以贴着大地的姿态和自然流畅的叙述方式抵达生活本真。他的散文自然天成，圆融饱满，犹如石上流淌的清泉，温润的玉，心灵的浅吟低唱。文中旁逸的灵光一闪的识见，是洋溢出来的，生长出来的，感应出来的，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、心有灵犀心灵契合的。如，《夜晚的深度》写“我”坐在夜火车上，觉得铁轨，“更像一把检测夜晚深度的标尺”，“丈量大地，丈量着人们心灵的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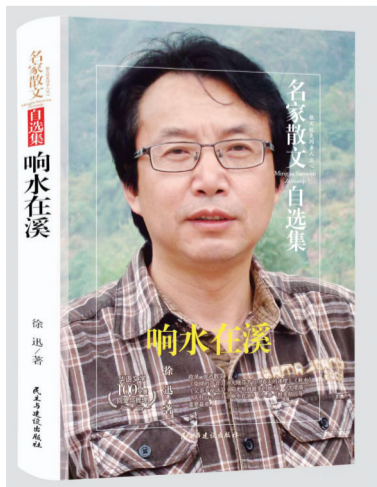
《徐迅散文年编》，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19年1月、2025年4月出版

性”。难怪他“惊讶那么多的文字……就像‘泥土找到了一棵草’。”（《伤痛的美到底有多重》）

徐迅的散文质朴隽永，底蕴深厚；气韵绵长，韵味是足。散文能“能拧出青草汁”，恰恰符合我对文字的审美需求。”（《想到就写》）“夕阳、牧童、吹笛、牛。这是诗人笔下经常出现的田园牧歌式的图景，可我们这些小和牛一起长大的人，心中几乎从来没有这么诗意过。”（《我们都看过牛》）这就是“能拧出青草汁”的语言，朴实而饱含深意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徐迅曾说散文写作是散步，散文的语言要有节奏感，他“比较倾向于缓慢的语言”。他喜欢坐绿皮火车的感觉，绿皮火车的慢，“就是让人不那么急躁，甚而变得浪漫”（《关于绿皮火车的记忆》）。徐迅的散文没有狂风暴雨，只有微风细雨；没有电闪雷鸣，只有风和日丽。这种慢节奏，让徐迅散文适合于静心品读，其美感让人身心贴帖。

徐迅散文的“识别码”的形成当然与其写作理念有关。徐迅有许多好的散文创作主张，如，“四个不”：不掩饰。创作“只能裸呈心灵，实话实说”。主张生活和心灵的真实。不虚伪。散文“散文毕竟是一位作家心灵最为直接、最不自觉的外化，容不得半点伪善和矫饰。”践行诚实的写作原则。不呆板。徐迅直言“不愿看到那些呆板、冗长和滥情的东西。”要写出鲜活灵动的作品。不故作。“我作如是想，是想毅然告别一个抒情的时代，使自己的散文写作不故作”，把自然的表达作为创作的最高境界。

汪启明，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常务理事，教育部跨世纪园丁工程人才。曾在《中文学刊》《长江文艺评论》《博览群书》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20余万字。



《响水在溪》  
徐迅 著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

